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纂醫宗金鑑卷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纂醫宗金鑑卷七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少陰全篇目錄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附子湯

四逆湯

白通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真武湯

通脈四逆湯

吳茱萸湯

四逆散

黃連阿膠湯

豬膚湯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散及湯

苦酒湯

桃花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六十一

子部

御纂醫宗金鑑卷七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辨少陰病脈證并治全篇

少陰腎經水火之藏邪傷其經隨人虛實或從水
化以為寒或從火化以為熱水化為陰寒之邪是
其本也火化為陽熱之邪是其標也陰邪其脈沉
細而微陽邪其脈沉細而數至其見證亦各有別

陰邪但欲寐身無熱陽邪雖欲寐則多心煩陰邪背惡寒口中和陽邪背惡寒則口中燥陰邪咽痛不腫陽邪咽痛則腫陰邪腹痛下利清穀陽邪腹痛下利清水或便膿血也陰邪外熱面色赤裏寒大便利小便白陽邪外寒手足厥裏熱大便秘小便赤此少陰標本寒熱之脈證也凡從本之治均宜溫寒回陽從標之治均宜攻熱救陰回陽救陰其機甚微總在臨證詳究辨別標本寒熱以急施

其治庶克有濟稍緩則不及矣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註

少陰腎經陰盛之藏也少陰受邪則陽氣微故脈微細也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少陰受邪則陰盛而行陰者多故但欲寐也此少陰病之提綱後凡稱少陰病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

集註

方有執曰少陰腎經也居於極下其脈起於小趾之下靈樞曰是主所生病者嗜臥但欲寐蓋人肖

天地天地之氣行於陽則闢而曉行於陰則闔而
夜故人之氣行於陽則動而寤行於陰則靜而寐
凡病人但欲寐者邪客於陰故也

張璐曰此言少陰之總脈總證也蓋少陰屬水主
靜即使熱邪傳至其經在先之脈雖浮大此時亦
必變為沉細在先之證雖煩熱不寧此時亦必變
為昏沉嗜臥但須辨出脈細沉數口中燥為熱證
脈沉微細口中和為寒證以此明辨萬無差誤矣

程應旄曰凡陰脈皆沉異乎太陽之浮不必言矣
陽明脈大微者大之反少陽脈弦細者弦之反沉
兼微細陰證定矣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註少陰病謂但欲寐也脈沉者謂脈不微細而沉也
今始得之當不發熱而反發熱者是為少陰之裏
寒兼有太陽之表熱也故宜麻黃附子細辛湯溫
中發汗顧及其陽則兩感之寒邪均得而解之矣

集方有執曰發熱邪在表也脈沉少陰位北而居裏

也以其居裏邪在表而發熱故曰反也以邪在表不在裏故用麻黃以發之以其本陰而標寒故用附子以溫之細辛辛溫通於少陰用之以佐主治者以其專經而為向导也

程知曰三陰表法與三陽不同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為表而少陰尤為緊關故用散邪溫經之劑俾外邪之深入者可出而內陽亦不因之外越也

程應旂曰一起病便發熱兼以陰經無汗世有計
日按證者類能用麻黃而忌在附子不知脈沉者
由其人腎經素寒裏陽不能協應故沉而不能浮
也沉屬少陰不可發汗而始得病時即發熱則兼
太陽又不得不發汗須以附子溫經助陽托住其
裏使陽不至隨汗而越其麻黃始可合細辛用耳
林瀾曰傳邪與陰寒皆有沉脈沉但可為病之在
裏而未可專以沉為寒也夫少陰證中微細而沉

與細數而沉其為寒熱之殊蓋大有別矣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

二兩
去節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枚炮去
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註此詳上條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仍脈沉發熱不解者宜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其汗也蓋謂二三日不見吐利裏寒之證知邪已衰然熱仍在外尚當汗之但不可過耳故不用細辛而用甘草蓋於溫散之中有和意也此二證皆未曰無汗非仲景畧之也以陰不得有汗不須言也

集註

張璐曰少陰無發汗之法汗之必至亡陽惟此一證其外有太陽發熱無汗其內不吐利躁煩嘔渴

乃可溫經散寒取其微似之汗也

程應旄曰既云微發汗矣仍用以字故字推原之足見鄭重之意按此二條與太陽篇發熱頭痛脈沉用四逆者同一證彼以不差則期過三日可知病已入裏雖尚冒太陽頭痛直以少陰法律之此少陰病在初得二三日雖無頭痛證不容竟作少陰治之故仍兼太陽之法以律之一出一入不啻爰書假令前條得之二三日後二條過二三日不

差則四逆之與麻黃易地皆然矣

汪琥曰上條反發熱脈沉此亦反發熱脈沉但上言始得之為急此言得之二三日為緩病勢稍緩治法亦緩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

二兩
去節

附子

一枚炮去
皮破八片

甘草

二兩
炙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柯琴曰彼太陽病而脈反沉使用四逆以急救其

裏是裏寒陰盛也此少陰脈而表反熱便於表劑
中加附子以預固其陽是表熱陽衰也夫以發熱
無汗太陽之表脈沉但欲寐少陰之裏設用麻黃
開腠理細辛散浮熱而無附子以固元陽則太陽
之微陽外亡惟附子與麻黃並用則寒邪散而陽
不亡此裏病及表脈沉而當發汗者與病在表脈

浮而發汗者逕庭也若表微熱則受寒亦輕故以甘草易細辛而微發其汗甘以緩之與辛以散之者又少間矣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瀉者復不可下之

註少陰病脈微雖有發熱亦為少陰裏寒外熱非太陽發熱者可比故不可發汗發汗則亡陽然陽已虛津液已涸即見少陰口燥咽乾可下之證若尺

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之又恐亡陰也

集註方有執曰微者陽氣不充故曰無陽無陽則化不

行故汗不可發也尺以候陰弱濇者陰血不足也故謂復不可下其當亟行溫補又可知矣

程應旂曰少陰多自利證人固無肯輕下者但拈出尺脈弱濇字則少陰之有大承氣湯證其尺脈必強而滑已伏見於此處矣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

痛而復吐利

註病人脈陰陽俱緊發熱無汗者太陽傷寒證也發熱汗出不止者太陽亡陽證也今脈緊無熱而反汗出此屬少陰然少陰證法當咽痛而復吐利也上條脈微無汗不可發汗者是以脈為主也此條有汗脈緊不可發汗者是以證為主也從脈從證不可不察

集程知曰陰陽俱緊傷寒之脈也法當無汗而反汗

出太陽之陽外亡也若以少陰亡陽之證而認為
太陽中風之證則誤矣少陰之寒上逼則咽痛而
吐下逼則下利也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
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註此承上條互發其義以別陰陽寒熱也少陰病脈
沉微細寒邪脈也脈沉數細熱邪脈也若脈緊汗
出是少陰寒虛證也今脈緊無汗乃少陰寒實證

也因循至七八日之久而自下利若寒實解則脈
必緊去而暴微其證必手足由冷而反溫是知邪
隨利去為欲解也故此時雖煩下利乃陰退陽回
故知其必自愈也

集註

方有執曰緊寒邪也自下利脈暴微者陰寒內瀉
也故謂手足為反溫言陽回也陽回則陰退故謂
緊反去為欲解也夫寒邪在陰而脈緊得自利脈
暴微手足溫緊去為欲解者猶之邪在陽脈數而

熱得汗出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意同陰陽勝復之機也

程應旆曰脈於利後頓變緊而為微手足於利後變不溫而為溫則微非諸微亡陽之微乃緊去人安之微蓋以從前之寒已從下利而去故陽氣得回而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註背惡寒為陰陽俱有之證如陽明病無大熱口燥
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乃白虎加人參湯證也今少
陰病但欲寐得之二三日口中不燥而其背惡
寒者乃少陰陽虛之背惡寒非陽明熱蒸之背惡
寒也故當灸之更主以附子湯以助陽消陰也口
燥口和誠二者之確徵矣

集註

程知曰言初得之證口中和不渴不燥全無裏熱
也內經曰背為陽背惡寒則陽虛陰盛寒深可知

若風寒在表而惡寒則一身盡寒矣灸之以助陽
消陰與附子湯以溫經散寒論中云傷寒無大熱
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湯加人參主之彼
是陽熱乘陰虛而內陷之惡寒與此之陰寒盛者
不同陽入陰者則口燥心煩陰寒盛者則不能銷
鑠津液故口中和

張璐曰太陽表氣大虛邪氣得入犯少陰故得之
一二日尚背惡寒不發熱此陰陽兩虧較之兩感

更自不同兩感表裏皆屬熱邪猶堪發表攻裏此則內外皆屬虛寒無邪熱可以攻擊惟當溫經補陽以溫補其不足更灸關元以協助之雖其證似緩於發熱脈沉而危殆尤甚焉

汪琥曰此條論仲景不言當灸何穴常器之云當灸鬲俞關元穴背俞第三行郭雍云此有錯字當是灸鬲俞關元穴也鬲俞是背俞第二行穴按鬲俞實係背俞部第二行穴然常器之所云第三行

穴者當是鬲關非鬲俞也圖經云鬲關二穴在第七椎下兩旁相去各三寸陷中正坐取之足太陽氣脈所發專治背惡寒脊強俯仰難可灸五壯蓋少陰中寒必由太陽而入故宜灸其穴又關元一穴在腹部中行臍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可灸百壯常器之所謂灸鬲關者是溫其表以散外邪灸關元者是溫其裏以助其元氣也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註此承上條詳舉其證互發其義以出其治也身體
痛表裏俱有之證也如太陽病脈浮發熱惡寒身
痛手足熱骨節痛是為表寒當主麻黃湯發表以
散其寒今少陰病脈沉無熱惡寒身痛手足寒骨
節痛乃是裏寒故主附子湯溫裏以散寒也

集註

方有執曰少陰腎也腎主骨寒淫則痛

程應旌曰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太陽傷寒同有
此證也以脈沉辨之沉屬陰寒重著所致裏陰有

餘表陽不足故以附子湯主之

附子湯方

附子

二枚去皮
生破八片

茯苓

三兩

人參

二兩

白朮

四兩

芍藥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解少陰為寒水之藏故寒傷之重者多入少陰所以

少陰一經最多死證方中君以附子二枚者取其
力之銳且以重其任也生用者一以壯少陰之陽
一以散中外之寒則身痛自止惡寒自除手足自
溫矣以人參為臣者所以固生氣之原令五藏六
府有本十二經脈有根脈自不沉骨節可和矣更
佐白朮以培土芍藥以平木茯苓以伐水水伐火
自旺旺則陰翳消木平土益安安則水有制制則
生化此誠萬全之術也其有畏而不敢用以致因

循有悞者不誠可惜哉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註少陰病但欲寐脈沉者若無發熱口燥之證則寒邪已入其藏不須遲疑急溫之以四逆湯消陰助陽可也

集註吳人駒曰脈沉須別虛實及得病新久若得之多

日及沉而實者須從別論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炙

乾薑一兩

半

附子

一枚生用去
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方解

方名四逆者主治少陰中外皆寒四肢厥逆也君

以甘草之甘溫溫養陽氣臣以薑附之辛溫助陽
勝寒甘草得薑附鼓腎陽溫中寒有水中之煖土之
功薑附得甘草通關節走四肢有逐陰回陽之力

腎陽鼓寒陰消則陽氣外達而脈自升手足自溫矣

集解

汪琥曰少陰病本脈微細但欲寐今輕取之微脈不見重取之細脈幾亡伏匿而至於沉此寒邪深入於裏殆將入藏溫之不容以不急也稍遲則惡寒身蹇吐利煩燥不得臥寐手足逆冷脈不至諸死證立至矣四逆湯之用可稍緩乎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註少陰病但欲寐脈微細已屬陽為陰困矣更加以下利恐陰降極陽下脫也故君以蔥白大通其陽而上升佐以薑附急勝其陰而緩降則未脫之陽可復矣

集註

方有執曰少陰病而加下利者不獨在經而亦在藏寒甚而陰盛也治之以乾薑附子者勝其陰則寒自散也用蔥白而曰白通者通其陽則陰自消也

程知曰此言下利宜通其陽也少陰病謂有脈微細欲寐證也少陰下利陰盛之極恐致格陽故用薑附以消陰蔥白以升陽通云者一以溫之而令陽氣得入一以發之而令陰氣易散也

汪琥曰腎虛無火不能主水故下利用白通湯者溫裏以散寒也

白通湯方

蔥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集解

汪琥曰此方與四逆湯相類獨去甘草蓋驅寒欲

其速辛烈之性取其驟發直達下焦故不欲甘以緩之也而猶重在蔥白少陰之陰天之寒氣亦為陰兩陰相合而偏於下利則與陽氣隔絕不通薑附之力雖能益陽不能使真陽之氣必入於陰中惟蔥白味辛能通陽氣令陰得陽而利庶可愈矣

蓋大辛大熱之藥不過藉以益人陽氣非有以通之令真陽和會而何以有濟也耶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註此承上條詳申其脈以明病進之義也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下利當止今利不止而轉見厥逆無脈更增乾嘔而煩者此陰寒盛極格陽欲

脫之候也若耑以熱藥治寒寒既甚必反格拒而
不入故於前方中加人尿猪膽之陰以引陽藥入
陰經曰逆者從之此之謂也無脈者言診之而欲
絕也服湯後更診其脈若暴出者如燭燼焰高故
主死若其脈徐徐微續而出則是真陽漸回故可
生也故上條所以纔見下利即用白通以治於未
形誠善法也

集註程知曰此言陰盛格陽用膽汁通陰法也以白通

與之宜乎陽可救今乃利不止反至厥逆無脈則陰邪愈無忌矣乾嘔而煩則陽藥在膈而不入陰矣此非藥不勝病乃無鄉導之力也如人尿猪膽之陰寒則可引薑附之溫入格拒之寒而調其逆此內經從治之法也

程應旄曰脈暴出者死無根之陽驟逆諸外也微續者生陽氣漸交陰肯納也

白通加猪膽汁湯方

葱白

四莖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

五合

猪膽汁

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解方是方即前白通湯加人尿猪膽汁也加尿膽者從其類也下咽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則二氣之格拒可調上下之陰陽可通

矣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註少陰病欲吐不吐心中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此屬少陰傳邪寒熱俱有之證也若是少陰熱而燥乾引水之渴小便必色赤乃少陰燥不能生津下焦有熱也今為少陰虛而引水自救之渴

故小便則色白是少陰虛冷不能化液下焦有寒也於此可知少陰病形悉具而渴者有寒熱二端之別也

集註

成無已曰欲吐不吐心煩者表邪傳裏也若腹滿

痛則屬太陰此但欲寐則知屬少陰五六日邪傳少陰之時若自利不渴寒在中焦屬太陰也此自利而渴為寒在下焦屬少陰也腎虛水燥故渴欲引水自救下焦虛寒故小便色白下利而渴小便

色白非裏熱可知矣

方有執曰此反覆申明曉人勿認煩渴均為熱證以致悞之意

程應旄曰煩證不盡屬少陰故指出但欲寐來渴證不盡屬少陰故指出小便白來結以下焦虛有寒教人上病治在下也蓋上虛而無陰以濟總由下虛而無陽以溫也二虛字皆由寒字得來又曰吐利而渴與猪苓湯證同其別在但欲寐且猪苓

證小便必不利而色赤飲水與白頭翁證同彼曰
以有熱故也小便亦必不白

林瀾曰欲吐不吐心煩陽虛格越於上但欲寐自
利小便白裏之真寒已深要知此渴與口燥舌乾
之渴不同若兼腹滿便閉譫語諸證自當作陽邪
傳裏治之既裏虛自利小便白其為虛寒明甚特
曰下焦者足見陰既盛於下陽必格於上豈可以
煩渴而誤攻其熱哉

汪琥曰以全文觀之大似熱證惟小便色白知為真寒之證此但欲寐與熱邪不同其寐必不昏濁其呼吸必促而細曰屬少陰者以別其非陽邪之渴乃內無津液引水自救之渴試以冷水飲之必不多也細察其小便若色白者此少陰虛寒之證悉具也非熱邪可知矣

沈明宗曰此少陰虛寒似乎熱證之辨也世但知四肢厥逆為虛寒證詎知小便色白乃為的驗乎

吳人駒曰陽明之欲吐則不得寐在少陰則但欲寐引此以為盛虛之別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

按溫溫當是嘔嘔嘔者乃吐飲之狀也

註此承上條欲吐不吐詳別脈證以明其治也飲食入口即吐且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惡心不已

非少陰寒虛吐也乃胸中寒實吐也故始得之脈
弦遲弦者飲也遲者寒也而手足寒者乃胸中陽
氣為寒飲所阻不能通於四肢也寒實在胸當因
而越之故不可下也若膈上有寒飲但乾嘔有聲
而無物出此為少陰寒虛之飲非胃中寒實之飲
也故不可吐惟急溫之宜四逆湯或理中湯加丁香
吳茱萸亦可也

集註程知曰此言少陰飲吐為腎邪上逆當溫不當吐

也欲吐不吐陰邪上逆之證也若始得病時邪未
深入其手足但寒而不厥脈但弦遲而不沉細則
為邪實胸中寒尚在表屬於陽分當吐而不當下
吐者有物嘔則無物兩者須辨若膈上有寒飲但
見乾嘔而不能吐出則是陰寒上逆當溫而不當
吐也曰急溫者明不溫則見厥逆無脈諸變證也
程應旂曰寒在胃中法不可下而屬實邪但從吐
法一吐而陽氣得通吐法便是溫法若膈上有寒

飲乾嘔者虛寒從下而上阻留其飲於胃中究非胃中之病也直從四逆湯急溫其下可矣

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註此發明上條互詳脈證失於急溫致變之義也脈微細沉但欲臥少陰寒也當無汗今反汗出不煩乃少陰亡陽也且自欲吐陰寒之邪上逆正當急溫失此不治因循至五六日加之自利復煩躁不

得臥寐者此少陰腎中真陽擾亂外越欲絕之死證此時即溫之亦無及矣

集註

方有執曰脈微沉細但欲臥少陰本病也汗出而不作煩熱無陽也欲吐經中之邪不退也自利藏病進也更復煩躁不得臥寐者陽欲絕而擾亂不寧也

程應旂曰今時論治者不至於惡寒踰臥四肢逆冷等證疊見則不敢溫不知證已到此溫之何及

況諸證有至死不一見者則盡於本論中之要旨
一一申詳之少陰病脈必沉而微細論中首揭此
蓋已示人以可溫之脈矣少陰病但欲臥論中又
已示人以可溫之證矣汗出在陽經不可溫在少
陰宜急溫論中又切示人以亡陽之故矣況復有
不煩自欲吐陰邪上逆之證乎則真武四逆誠不
啻三年之艾矣乃不知預為綢繆延緩至五六日
前欲吐今且利矣前不煩今煩且躁矣前欲臥今

不得臥矣陽虛擾亂陰盛轉加焉有不死者乎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不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註論中心下有水氣發熱有汗煩渴引飲小便不利者屬太陽中風五苓散證也發熱無汗乾嘔不渴小便不利者屬太陽傷寒小青龍湯證也今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下利陰寒深矣設

小便利是純寒而無水乃附子湯證也今小便不利或欬或嘔此為陰寒兼有水氣之證故水寒之氣外攻於表則四肢沉重疼痛內盛於裏則腹痛自利也水氣停於上焦胸肺則欬喘而不能臥停於中焦胃府則嘔而或下利停於下焦膀胱則小便不利而或少腹滿種種諸證總不外乎陰寒之水而不用五苓者以非表熱之飲也不用小青龍者以非表寒之飲也故惟主以真武湯溫寒以制

水也

集註喻昌曰太陽篇中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陽用真武

矣茲少陰之水濕上逆仍用真武以鎮攝之可見
太陽膀胱與少陰腎一藏一府同為寒水府邪為
陽邪藉用麻桂為青龍藏邪為陰邪藉用附子為
真武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

三兩切

白朮二兩

附子

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方小青龍湯治表不解有水氣中外皆寒實之病也

真武湯治表已解有水氣中外皆寒虛之病也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也以之名湯者賴以鎮水之義也夫人一身制水者脾也主水者腎也腎為胃關聚水而從其類者倘腎中無陽則脾之樞機雖運而腎之關門不開水雖欲行孰為之主故水無主制泛溢妄行而有是證也用附子之辛熱壯腎之元陽而水有所主矣白朮之苦燥建立中土而

水有所制矣生薑之辛散佐附子以補陽溫中有散水之意茯苓之淡滲佐白朮以健土制水之中有利水之道焉而尤妙在芍藥之酸斂加於制水主水藥中一以瀉水使子盜母虛得免妄行之患一以斂陽使歸根於陰更無飛越之虞孰謂寒陰之品無益於陽乎而昧者不知承制之理論中誤服青龍發汗亡陽用此湯者亦此義也然下利減芍藥者以其陽不外散也加乾薑者以其溫中勝

寒也水寒傷肺則咳加細辛乾薑者散水寒也加五味子者收肺氣也小便利者去茯苓以其雖寒而水不能停也嘔者去附子倍生薑以其病非下焦水停於胃也所以不須溫腎以行水祇當溫胃以散水佐生薑者功能止嘔也

集解

程知曰白通通脈真武皆為少陰下利而設白通

四證附子皆生用惟真武一證熟用者蓋附子生用則溫經散寒炮熟則溫中去飲白通諸湯以通

陽為重真武湯以益陽為先故用藥有輕重之殊
乾薑能佐生附以溫經生薑能資熟附以散飲也
張璐曰按真武湯方本治少陰病水飲內結所以
首推朮附兼茯苓生薑之運脾滲水為務此人所
易明也至用芍藥之微旨非仲景不能蓋此證雖
曰少陰本病而實緣水飲內蓄所以腹痛自利四
肢疼重而小便反不利也若極虛極寒則小便必
清白無禁矣安有反不利之理哉此證不但真陽

不足真陰亦必素虧或陰中伏有陽邪所致若不
用芍藥固護其陰豈能勝附子之雄烈乎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
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註身體為表藏府為裏此以內外分表裏也皮膚為
表骨髓為裏六府為表五藏為裏此以身體之淺
深藏府之陰陽分表裏也病人已病之人也身大
熱謂通身內外皆熱三陽證也反欲得近衣者乃

是假熱雖在皮膚之淺而真寒實在骨髓之深陰極似陽證也身大寒謂通身內外皆寒三陰證也反不欲近衣者乃是假寒雖在皮膚之淺而真熱實在骨髓之深陽極似陰證也

按此以人之苦欲測其寒熱真假而定陰陽之證也當與少陰厥陰病論中表熱裏寒裏熱表寒脈滑而厥惡寒不欲近衣口燥咽乾等條參看

集註成無己曰皮膚言淺骨髓言深皮膚言外骨髓言

內身熱欲近衣表熱裏寒也身寒不欲近衣表寒裏熱也大抵表熱裏寒脈必沉遲裏熱表寒脈必滑數須當辨之

鄭重光曰皮膚者骨髓之外浮淺之分也骨髓者皮膚之內沉深之分也欲得近衣借外以禦內此真寒也體有著而成忤不在衣之厚薄此假寒也不察人之苦欲何以測其真寒真熱而定標本乎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

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
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註少陰腎也腎象乎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二陰若
盛則一陽必衰陰邪始得內侵孤陽因之而外越
也下利清穀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裏陰盛極也身
反不惡寒面色反赤其外反熱格陽於外也故雖
有腹痛乾嘔咽痛等證亦當倣白通湯之法加蔥
於四逆湯中以消其陰而復其陽可也

集註程應旄曰熱因寒格無論腹痛乾嘔咽痛皆下利

中格陽之證即使利止而脈仍前欲絕不出亦不得謂裏寒已退輒妄治其外熱也須循四逆湯例消陰翳於下部但加蔥白宣陽氣於下焦使陽氣通而脈亦出始為真愈

林瀾曰格拒格也亦曰隔陽陰陽隔離也又曰戴陽浮於上如戴也夫真寒入裏陰氣未有不盛者然其劇不過陽愈微陰愈盛耳

通脈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炙

乾薑

三兩強人可四兩

附子

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蔥九莖

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

嘔者加生薑二兩

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

利止衄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

方解論中扶陽抑陰之劑中寒陽微不能外達主以四

逆中外俱寒陽氣虛甚主以附子陰盛於下格陽
於上主以白通陰盛於內格陽於外主以通脈是
則可知四逆運行陽氣者也附子溫補陽氣者也
白通宣通上下之陽者也通脈通達內外之陽者

也今脈微欲絕裏寒外熱是腎中陰盛格陽於外故主之也倍乾薑加甘草佐附子易名通脈四逆湯者以其能大壯元陽主持中外共招外熱返之於內蓋此時生氣已離亡在俄頃若以柔緩之甘草為君何能疾呼外陽故易以乾薑然必加甘草與乾薑等分者恐渙漫之餘薑附之猛不能安養元氣所謂有制之師也若面赤者加蔥以通格上之陽腹痛者加芍藥以和在裏之陰嘔逆者加生

薑以止嘔咽痛者加桔梗以利咽利止脈不出氣少者俱倍人參以生元氣而復脈也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註少陰吐利法當逆冷今不逆冷反發熱者是陽未衰故曰不死若脈不至雖有外熱恐是假熱須防陽脫宜急灸少陰速通其陽則脈可復也

集註程知曰前條通脈四逆湯是裏寒外熱手足逆冷

而脈不至者也此條用灸法是裏寒外熱手足不
逆冷而脈不至者也少陰動脈在足內踝

喻昌曰前條背惡寒之證灸後用附子湯陰寒內
凝非一灸所能勝也此條手足反熱祇是陰內陽
外故但灸本經引之內入不必更用溫藥也

汪琥曰經云腎之原出於太谿灸少陰七壯當灸
太谿二穴在內踝後跟骨動脈陷中

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註名曰少陰病主厥陰藥者以少陰厥陰多合病證
同情異而治別也少陰有吐利厥陰亦有吐利少
陰有厥逆厥陰亦有厥逆少陰有煩躁厥陰亦有
煩躁此合病而證同者也少陰之厥有微甚厥陰
之厥有寒熱少陰之煩躁則多躁厥陰之煩躁則
多煩蓋少陰之病多陰盛格陽故主以四逆之薑
附逐陰以回陽也厥陰之病多陰盛鬱陽故主以
吳茱萸之辛烈迅散以通陽也此情異而治別者

也今吐而不吐虵手足厥冷故以少陰病名之也
蓋厥冷不過肘膝多煩而躁欲死故屬厥陰病主
治也所以不用四逆湯而用吳茱萸湯也

集註

程知曰吐利陰邪在裏上干脾胃也厥冷陽不溫
於四肢也煩而躁則陰盛之極至於陽氣暴露擾
亂不寧也證至此幾瀕危矣非茱萸之辛溫無以
降陰氣之上逆非人參薑棗之甘溫無以培中土
而制腎邪也躁煩與煩躁亦有別躁者陰躁煩者

陽煩躁煩者言自躁而煩是陰邪已外逼也煩躁者言自煩而躁是陽氣猶內爭也其輕重淺深之別學者宜詳審之

程應旂曰溫法原為陰寒而設故真寒類多假熱凡陰盛格陽陰證似陽等皆少陰蠱惑人耳目處須從假處勘出真來方不為之牽制如吐利而見厥冷是胃陽衰而腎陰併入也誰不知為寒者顧反見煩躁欲死之證以誑之是皆陽被陰拒而置

身無地故有此象吳茱萸湯挾木力以益火勢則
土得溫而水寒却矣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

人參三兩

生薑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集解

羅天益曰仲景之法於少陰則重固元陽於厥陰
則重固生氣厥陰肝木雖為兩陰交盡而一陽之

真氣實起其中此之生氣一虛則三陰濁氣直逼中上不惟本經諸證悉具將陽明之健運失職以致少陰之真陽浮露而吐利厥逆煩躁欲死食穀欲嘔種種叢生矣吳茱萸得東方震氣辛苦大熱能達木鬱直入厥陰降其陰盛之濁氣用以為君人參秉中和正氣甘溫大補能接天真挽回性命升其垂絕之生氣用以為臣佐薑棗和胃而行四末斯則震坤合德木土不害一陽之妙用成而三

陰之間無非生生之氣矣諸證有不退者乎

方有執曰吐則傷陽利則損陰厥冷者陰損而逆也煩躁者陽傷而亂也茱萸辛溫散寒煖胃而止嘔人參甘溫益陽固本而補中大棗助胃益脾生薑嘔家聖藥故四物者為溫中降逆之所須也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註此承上條互明其義以別可治不可治也此條吐利煩躁厥逆皆與上條同一用吳茱萸湯治之一

曰死不治者何也蓋以少陰煩躁多躁少煩躁者陰也厥陰煩躁多煩少躁煩者陽也厥陰手足厥冷不過肘膝微陽未絕故可治也少陰四肢逆冷不能回溫獨陰不化故曰死也

集註

程應旂曰由吐利而躁煩陰陽離脫而擾亂可知

加之四逆其陽絕矣不死何待使早知溫中寧有此乎

張璐曰此條與上條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

耶必是已用溫中不愈轉加躁煩故主死耳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

註此互詳上條手足逆冷不治之義也惡寒身踈而臥雖係少陰證而不至於死若下利不止手足逆冷不回是有陰無陽即不吐利躁煩亦不可治也

集註喻昌曰陰盛無陽即用四逆等法回陽氣於無何

有之鄉其不能回者多矣故曰不治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註此總承上三條以明不治之死證也四逆謂四肢
逆冷過肘膝而不回也表陽虛故惡寒也陰主屈
故蹇臥不伸也脈不至則生氣已絕若有煩無躁
是尚有可回之陽今不煩而躁則是有陰無陽故
曰死也

集註程應旂曰諸陰邪具見而脈又不至陽先絕矣不
煩而躁孤陰無附將自盡也經曰陰氣者靜則神
藏躁則消亡蓋躁則陰藏之神外亡也亡則死矣

使早知復衾以通陽寧有此乎

少陰病下利衾微瀉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註衾微陽虛也瀉血少也必數更衣者下利勤也反少者欲下而反少也即今之陽虛血少裏急後重下利病也嘔而汗出者陰盛於內上逆而作嘔也陽虛失護故汗出也當溫其上宜灸之

集註程應旂曰少陰病下利陽微可知乃其衾微而且

澁則不但陽微而陰且竭矣陽微故陰邪逆上而
嘔陰竭故汗出而勤努責一法之中既欲助陽兼
欲護陰則四逆附子輩俱難用矣惟灸頂上百會
穴以溫之既可代薑附輩之助陽而行上更可避
薑附輩之辛竄而燥下故下利可止究於陰血無
傷可見病在少陰不可以難用溫者遂棄夫溫也
汪琥曰按此條論仲景不言當灸何穴脈經云灸
厥陰俞常器之曰灸太衝皆誤郭雍曰灸太谿雖

係少陰經穴亦誤仲景曰宜溫其上方有執曰上
謂頂百會穴是也圖經云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
後一寸五分頂中央原治小兒脫肛久不差可灸
七壯此條亦灸之者升舉其陽以調夫陰也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註少陰病利止若胃和能食神清氣爽是為欲愈也
今利止頭眩時時昏冒不省是氣脫神去故下利
雖止仍主死也

集註

方有執曰頭眩俗謂昏暈也諸陽在頭下利止而頭眩者陽無依附浮越於外神氣散亂故時時自冒也死可知矣

張錫駒曰此條死證全在頭眩自冒上看出若利止而頭不眩不冒此中已和矣安能死乎

張璐曰人身陰陽相為依附者也陰亡於下則諸陽之上聚於頭者紛然而動所以頭眩時時自冒陽脫於上而主死也可見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

止則死矣

汪琥曰下利止則病當愈今者反為死候非陽回而利止乃陽脫而利盡也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註少陰病但欲寐息平氣和順也今息高氣促逆也凡病臥而息高氣促者多死

集註喻昌曰六七日字辨證最細蓋經傳少陰而息高與二三日太陽作喘之表證迥殊也

程知曰腎為生氣之源息高則真氣散走於胸中不能復歸於氣海故主死也

程應旂曰夫肺主氣而腎為生氣之源蓋呼吸之門也關係人之死生者最鉅息高者生氣已絕於下而不復納故游息僅呼於上而無所吸也死雖成於六七日之後而機自兆於六七日之前既值少陰受病何不豫為固護預為隄防致令真陽渙散而無可復返乎凡條中首既諄諄禁汗繼即急

急重溫無非見及此耳

魏荔彤曰七日之久息高氣逆者與時時自冒同
一上脫也一眩冒而陽升不返一息高而氣根已
剝同一理而分見其證者也故仲景俱以死期之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註少陰病但欲寐若脈細沉微是邪從寒化也今脈
細沉數乃邪從熱化也即有發熱亦是將轉屬陽
明非若前所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不數

宜麻黃附子細辛湯發汗者可比也故曰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集註程知曰言熱邪在裏有發汗之禁也少陰之脈微細其常也乃沉而加以數正為熱邪在裏之徵發汗則動經而增燥熱有奪血之變矣

鄭重光曰脈細沉而數裏有伏陽矣故曰病為在裏乃熱邪傳裏之證斷不可發汗發汗則動經氣而有亡血之變少陰發熱脈沉是病為在表以無

裏證故可發汗若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
是遲為無陽病為在裏又不得以浮為在表而發
汗也要知陰中有陽沉亦可汗陽中有陰浮亦當
溫此條脈細沉數數則為熱沉為在裏此陽邪入
裏故以發汗而示戒也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
或從口鼻或從目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註此條申明強發少陰熱邪之汗則有動血之變也

少陰病脈細沉數加之以厥亦為熱厥陰本無汗
即使無汗亦不宜發汗若發其汗是為強發少陰
熱邪之汗也不當發而強發之益助少陰之熱炎
炎沸騰必動其本經之血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
名下厥上竭下厥者少陰熱厥於下也上竭者少
陰血竭於上也故為難治

集註張璐曰強責少陰汗而動其血勢必逆行而上出
陽竅以發汗皆陽藥故也

程應旂曰五液皆主於腎強發少陰之汗周身之氣皆逆血隨奔氣之促逼而見故不知從何道而出也

沈明宗曰少陰病但厥無汗其病在裏當以四逆散和陰散邪其病自退而厥自愈矣豈可強發其汗耶

魏荔彤曰厥而有汗乃內寒迫陽外亡之象故為寒化陰邪無汗而厥則熱邪伏於裏而不外越邪

熱內耗也斯可議為熱化陽邪無疑矣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註少陰屬腎主水者也少陰受邪不能主水上攻則欬下攻則利邪從寒化真武湯證也邪從熱化猪苓湯證也今被火氣劫汗則從熱化而轉屬於胃故發譫語津液內竭故小便難是皆由強發少陰之汗故也欲救其陰白虎猪苓二湯擇而用之可

耳

集註方有執曰強責謂過求也小便與汗皆血液也少

陰少血劫汗奪血則小便為之涸竭故難也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註凡少陰下利清穀欬嘔不渴屬寒飲也今少陰病六七日下利黏穢欬而嘔渴煩不得眠是少陰熱飲為病也飲熱相搏上攻則欬中攻則嘔下攻則

利熱耗津液故渴熱擾於心故煩不得眠宜猪苓湯利水滋燥飲熱之證皆可愈矣

集註

趙嗣真曰少陰欬而下利嘔渴心煩不眠及厥陰

下利欲飲水者是皆傳邪之熱脈必沉細數故以黃連滑石等清利之其少陰自利而渴欲吐不吐心中煩但欲寐小便色白者是本經陰邪之寒也脈必沉微故以附子乾薑溫之

汪琥曰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焉知非少陽

陽明之病然少陽陽明若見此證為裏實脈必弦大而長此病脈必微細故知其為少陰之病無疑也

林瀾曰下利則邪并於下矣其嘔而且欬何也蓋至六七日渴而心煩不眠則傳邪之上客者又盛渴則必恣飲多飲必停水是邪熱既不能解而水蓄之證復作也熱邪傳陷之下利非陰寒吐利并作之可比嘔而渴者蓋先嘔後渴為邪欲解先渴

後嘔多為水停況又有水寒射肺為欬之可兼察乎以是知必有挾飲於內耳

沈明宗曰黃連阿膠湯之心煩不得眠較此條頗同而治異何也蓋此條乃少陰風熱轉入陽明而致下利故以猪苓湯驅導水邪還從膀胱而去急救胃中津液為主彼條之心煩不得眠而無下利乃腎水枯少故用黃連阿膠湯滋陰清火急救腎陰為主也

魏荔彤曰欬而咽不痛渴而口不乾則知邪雖為傳經而入之熱惟其有水飲相混故熱勢不能甚肆其猛烈雖上衝為欬嘔而不致咽痛隔阻正津為口渴而不致乾燥兼以心煩不得眠於少陰但欲寐陰證中見陽證豈非傳經之熱兼水濕者乎其所以不發黃者以少陰病原有下利濕不能留熱不能蓄故也由此觀之熱邪兼水飲昭然矣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

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註凡少陰四逆雖屬陰盛不能外溫然亦有陽為陰鬱不得宣達而令四肢逆冷者故有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泄利下重諸證也今但四逆而無諸寒熱證是既無可溫之寒又無可下之熱惟宜疏暢其陽故用四逆散主之

集註

李中梓曰按少陰用藥有陰陽之分如陰寒而四逆者非薑附不能療此證雖云四逆必不甚冷或

指頭微溫或脈不沉微乃陰中涵陽之證惟氣不
宣通是以逆冷故以柴胡涼表芍藥清中此本肝
膽之劑而少陰用之者為水木同源也以枳實利
七衝之門以甘草和三焦之氣氣機宣通而四逆
可痊矣

程知曰蓋傷寒以陽為主四逆有陰進之象下之
則陽益虧陷而不出故經謂諸熱邪傳經至於手
足逆冷最難辨認謂為寒深於裏則無脈微欲絕

之象謂為熱深於裏則無煩渴之證蓋祇是邪熱入結於裏而陽氣不得順行於四肢也此證當用和解不當用寒下故經中用劑之輕少者無如此方則其輕緩解散之義可見矣

程應旂曰初得之四逆固非熱證亦非深寒欬悸而或小便不利既似乎水蓄腹痛泄利又似乎寒凝其中更兼下重一證得毋氣滯在趺陽而經絡失宣通也耶

汪琥曰四逆散乃陽邪傳變而入陰經是解傳經之邪非治陰寒也凡陽熱之極六脈細弱語言輕微神色懶靜手足清溫有似陰證而大便結小便數齒燥舌胎其熱已伏於內必發熱也若用熱藥則內熱愈熾用涼藥則熱被寒束而不得散法惟宜和表解肌疏通氣血而裏熱自除此仲景四逆散所由設也

四逆散方

甘草

炙

枳實

炙 破水漬
乾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併主下利

悸者加桂枝五分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折

瀉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

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解方

方名四逆散與四逆湯均治手足逆冷但四逆湯

治陰邪寒厥此則治陽邪熱厥熱厥者三陽傳厥陰合病也太陽厥陰麻黃升麻湯甘草乾薑湯證也陽明厥陰白虎湯大承氣湯證也此則少陽厥陰故君柴胡以疎肝之陽臣芍藥以瀉肝之陰佐甘草以緩肝之氣使枳實以破肝之逆三物得柴

胡能外走少陽之陽內走厥陰之陰則肝膽疎泄
之性遂而厥可通也或欬或下利者邪飲上下為
病加五味子乾薑溫中以散飲也或悸者飲停侮
心加桂枝通陽以益心也或小便不利者飲蓄膀胱
加茯苓利水以導飲也或腹中痛者寒凝於裏
加附子溫中以定痛也或瀉利下重者寒熱鬱結
加薤白開結以疏寒熱也

集解
方有執曰人之四肢溫和為順故以不溫和為逆

但不溫和而未至於厥冷則熱猶未深入也故用柴胡以解之枳實以瀉之芍藥以收之甘草以和之也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踰臥手足溫者可治

註少陰病惡寒厥冷下利不止者陰寒盛也今下利能自止手足能自溫雖見惡寒踰臥乃陰退陽回之兆故曰可治

集程應旄曰少陰病下利而利自止則陰寒亦得下

祛而又不致於脫雖有惡寒踈臥不善之證但使手足溫者陽氣有挽回之機故可溫而救之也

沈明宗曰手足溫者乃真陽未離急用白通四逆之類溫經散寒則邪退而真陽復矣故曰可治

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註少陰病惡寒而踈陰寒證也若時自煩欲去衣被者此陽回陰退之徵故曰可治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

主之

註此承上條以出其治也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
謂或四五日也言以二三日少陰之但欲寐至四
五日反變為心中煩不得臥且無下利清穀欬而
嘔之證知非寒也是以不用白通湯非飲也亦不
用猪苓湯乃熱也故主以黃連阿膠湯使少陰不
受燔灼自可愈也

集註程知曰二三日邪在少陰四五日已轉屬陽明故

無嘔利厥逆諸證而心煩不得臥者是陽明之熱
內擾少陰故不欲寐也當以解熱滋陰為主治也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

四兩

黃芩

二兩

芍藥

二兩

雞子黃

二枚

阿膠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烊
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集柯琴曰此少陰之瀉心湯也凡瀉心必藉連芩而

導引有陰陽之別病在三陽胃中不和而心下痞
鞭者虛則加參甘補之實則加大黃下之病在少
陰而心中煩不得臥者既不得用參甘以助陽亦
不得用大黃以傷胃也故用芩連以直折心火用
阿膠以補腎陰雞子黃佐芩連於瀉心中補心血
芍藥佐阿膠於補陰中斂陰氣斯則心腎交合水
升火降是以扶陰瀉陽之方而變為滋陰和陽之

劑也是則少陰之火各歸其部心中之煩不得眠
可除矣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斯方之謂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猪膚湯主之

註身溫腹滿下利太陰證也身寒欲寐下利少陰證
也身熱不眠咽痛熱邪也身寒欲寐咽痛寒邪也
今身寒欲寐下利咽痛與胸滿心煩之證並見是
少陰熱邪也少陰之脈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
心注胸中是以少陰之熱邪上逆則所過之處無

不病也以猪膚湯主之解少陰上焦之熱兼止下焦之利也

集註喻昌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此少陰熱邪充斥上

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故立猪膚湯一法也蓋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猪膚潤燥溫經潤燥中同具散邪之義也

猪膚湯方

猪膚一斤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溫分六服

方解猪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

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於解熱中寓散之意也

集解成無已曰猪水畜也其氣先入腎解少陰之客熱

加蜜以潤燥除煩白粉以益氣斷利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

註少陰病二三日咽痛無他證者乃少陰經客熱之微邪可與甘草湯緩瀉其少陰之熱也若不愈者與桔梗湯即甘草湯加桔梗以開鬱熱不用苦寒者恐其熱鬱於陰經也

集註喻昌曰用甘草者和緩其勢用桔梗者開提其邪

也此在二三日他證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則少陰之下利嘔逆諸證皆起此法又未可用矣

甘草湯方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
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分再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註少陰病咽痛者謂或左或右一處痛也咽中痛者

謂咽中皆痛也較之咽痛而有甚焉甚則涎纏於咽中故主以半夏散散風邪以逐涎也

集註

方有執曰此以風邪熱甚痰上壅而痺痛者言也

故主之以桂枝祛風也佐之以半夏消痰也和之以甘草除熱也三物者是又為咽痛之一治法也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洗

桂枝

甘草

炙各等分

右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七日
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
寸匕更煮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半夏有毒
似不當散服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註少陰病咽痛不愈若劇者咽中為痛所傷漸乃生
瘡不能言語聲音不出所必然也以苦酒湯主之
用半夏滌涎蛋清斂瘡苦酒消腫則咽清而聲出

也

集程知曰咽痛忌汗忌寒下故甘草桔梗苦酒三方
皆用和解之法惟半夏散及湯在前條為辛散溫
解之法也

苦酒湯方

半夏

洗破如棗核
大十四枚

鷄子

一枚去黃內上苦
酒著鷄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
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

集解

李杲曰大抵少陰多咽傷咽痛之證古方用醋煮雞子主咽喉失音取其酸收固所宜也半夏辛燥何為用之蓋少陰多寒證取其辛能發散一發一飲遂有理咽之功也

程知曰按卵白象天卵黃象地前黃連阿膠湯用雞子黃義取入腎滋陰此苦酒湯用雞子白義取入肺潤瘡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

也

註邪傳少陰不從陰化而見寒證亦不從陽化而見熱證是其人腎氣素充所以藏雖受邪留連八九日仍復傳府外散也太陽主表故一身手足盡熱若熱還衛分非汗不解熱還榮分非衄不解熱甚於上則頭痛目瞑衄血熱甚於下則腹痛尿難便血理必然也凡熱少血多瘀成血畜熱多血少熱迫其血血不得畜今為少陰邪熱復轉膀胱而傷

榮分迫走下竅故便血也

集註程知曰前少陰病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陽未全虧也此八九日一身及手足盡熱陰盛於裏也

張璐曰少陰病難於得熱熱則陰盡陽復故少陰篇中謂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陰邪內解之時反一身手足盡熱少陰必無此證當是藏邪轉府腎移熱於膀胱以膀胱主表故

一身及手足盡熱也膀胱之血為少陰之熱所逼其趨必出陰竅以陰主降故也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註少陰病二三日無陰邪之證至四五日始腹痛小便不利乃少陰陽邪攻裏也若腹痛口燥咽乾而從燥化則為可下之證矣今腹痛小便不利是熱瘀於裏水無出路勢必下迫大腸而作利也倘利

久熱傷其營營為火化血腐為膿則為可清之證也今下利晝夜不止而便膿血則其熱已隨利減而下焦滑脫可知矣故以桃花湯主之益中以固脫也

集註

成無已曰要畧云陽證內熱則溢出鮮血陰證內寒則下紫黑如豚肝也

喻昌曰治下必先固中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註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不知熱邪

挾少陰之氣填塞胃中故少佐乾薑之辛以散之也

程知曰此下利膿血之治法也腹痛小便不利少陰熱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膿血則證為傷血且有中氣下脫之虞矣故用桃花湯固腸止利也

魏荔彤曰此證乃熱在下焦而熏蒸中焦使氣化因熱鬱而不行大便因熱盛而自利也久而下利不止將腸胃穢濁之物如膿帶血盡隨大便而下

熱一日不消利一日不止也

沈明宗曰此邪挾內濕凝滯血分則便膿血也

桃花湯方

赤石脂

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篩末

乾薑

一兩

糯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方少陰寒邪多利清穀少陰熱邪多便膿血日久不解

止關門不固下焦滑脫矣此方君以體膏性濇之
石脂養腸以固脫佐以味甘多液之糯米益氣以
滋中則雖下利日久中虛液枯未有不愈者也其
妙尤在用乾薑少許其意不在溫而在散火鬱借
此以開膿血無由而化也若一服愈餘勿服以其
粘濇之性甚也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註少陰病諸下利用溫者以其證屬虛寒也此少陰

下利便膿血者是熱傷營也而不徑用苦寒者蓋以日久熱隨血去腎受其邪關門不固也故以桃花湯主之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註少陰病下利便膿血用桃花湯不止者熱瘀於陰分也則可刺本經之穴以洩其熱熱去則膿血自止矣

集註張璐曰先下利日久而後便膿血則用桃花湯若

不先下利而下利便膿血則可刺經穴若刺經穴
不愈則當從事白頭翁湯設更咽乾心煩不得眠
則又須黃連阿膠湯為合法也

林瀾曰刺者瀉其經氣而宣通之也下利便膿血
既主桃花湯矣此復云可刺者如痞證利不止復
利其小便與五苓散以救石脂禹餘糧之窮故此
一刺亦以輔桃花湯之所不逮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邪至少陰二三日即口燥咽乾者必其人胃火素

盛腎水素虧當以大承氣湯急瀉胃火以救腎水

若復遷延時日腎水告竭其陰必亡雖下無及矣

集註成無已曰與大承氣湯急下之以全腎何也經云

三陰經受病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則是上條少

陰病乃入府證也少陰邪熱已轉屬於府胃府實

熱消灼腎水故口燥咽乾用大承氣以瀉府而實

熱自除且少陰之藏本腎屬水胃府屬土瀉土所

以救水也

方有執曰口燥咽乾者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邪熱客於其經而腎水為之枯竭也然水乾則土燥土燥則水愈乾所以急於下也

張璐曰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轉入胃府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

汪琥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者非纔得病二三日即口燥咽乾謂少陰口燥咽乾之病已得之二三日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少陰病自利清水謂下利無糟粕也色純青謂所下者皆污水也下無糟粕純是污水此屬少陰實熱所以心下必痛口燥咽乾其為少陰急下之證

無疑矣故當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集註程知曰陽邪熱結口必乾燥設繫陰邪口中和而不燥矣故宜急下之以救陰也

沈明宗曰邪傳陽明必俟大便堅鞭而攻下者迺未傷胃中津液之謂此利清水因少陰邪熱熾盛乘逼胃中津液頃刻勢已瀕危不得不以通因通用急奪而救胃腎將絕之陰也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蓋因其人陽氣素盛胃有宿食故也所以傳邪已入少陰復轉屬陽明而成胃實故宜大承氣湯急下之也

集註張璐曰少陰之證自利者最多虛寒則下利清穀

虛熱則下利膿血故多用溫補傳經陽邪內結則自利純青水溫熱病則自利煩渴並宜下奪清熱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腹脹可見邪熱轉歸陽明而為胃實之證所以宜急下也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為欲愈

註少陰中風脈若見陽浮陰弱乃風邪傳入少陰則是其勢方盛未易言愈今陽脈反微陰脈反浮陽微則外邪散而表氣和陰浮則裏氣勝而邪外出故為欲愈也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註子丑寅陽生漸長之候也病在少陰而解於陽生之際所謂陽進則陰退陰得陽而邪自解也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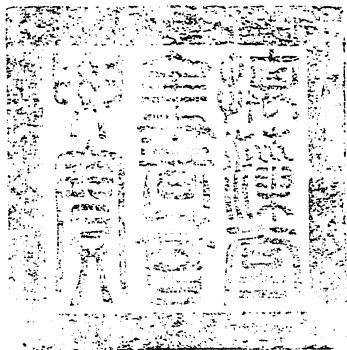
所重在真陽從可見矣

音切

蹠
音拳



御纂醫宗金鑑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臣周元濬